

2036年奧運主辦爭奪戰

源於奧運

從轉播今屆名古屋亞運的經驗來看，各轉播商與電視台應能從中得到新的啟示。原計劃於本篇與讀者們深入研究討論，但因需收集更多各方資料，暫時留待日後再作分析。

上星期，國際奧委會（IOC）發出一份約30頁的《2036奧運主辦城市遴選手冊》，這份手冊對有意申辦2036年奧運會的城市極為重要，內容包括申辦進程及各項要求指引等重要信息。IOC同時公布，目前有匈牙利、印度、卡塔爾、韓國、南非、土耳其及德國等7個國家表達申辦意向。德國早前因國民反對而一度傳出退出，但現時卻仍列在名單之中。IOC並表示，如仍有其他國家有意申請，可於10月31日前提出。IOC將於2027年3月至2028年年底審核各申請城市的條件，並於2029年年中由委員會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選出2036年主辦國。近十年來，申辦奧運的城市意願普遍低落，但今次2036年主辦權之爭突然變得熱烈，彷彿回到2008年及2012年多城競逐的局面。

中國不少民間組織認為應再次申辦奧運，北京、上海或大灣區都是大家的心願。惟目前國家尚未提出申請，因此最快也要到2040年才有機會。在目前2036年的申辦者中，較具競爭力的包括印度、南非及土耳其。

3年前IOC曾在印度舉行年會，印度積極回應，以全球人口最多的

國家及未來潛在市場為賣點，目前被視為申請中的領先者。申辦核心城市為總理莫迪的故鄉艾哈邁達德（Ahmedabad），有「印度曼徹斯特」之稱，是著名工業重鎮，並將於2030年承辦英聯邦運動會，場地已基本具備，足夠應付2036年奧運需要；南非以開普敦為申辦城市，最大賣點是曾主辦2010年世界盃，具備足夠經驗，而且非洲從未主辦過奧運會，可能為世界帶來耳目一新的體驗；至於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則具備明顯的地緣優勢，也是申辦奧運的常客。土耳其政府表明，一旦申辦成功，全國必會在預算上全力支持，務求辦成一屆成功的奧運。

其他地方如卡塔爾多哈曾主辦世界盃，未來亦將主辦兩屆亞運，預算與經驗充足，唯7月的高溫可能構成挑戰；德國若成功申辦，將是1936年柏林奧運百年後的回歸，亦是別具意義。自名古屋亞運結束後，各界對有意申辦大型運動會的城市審核會更加嚴格，而如有像2036年奧運會般，申辦國家的城市數量愈多，就愈讓人期待最後花落誰家，看哪個城市能交出最亮麗的成績表，成為最適合主辦大型運動會的地方。



●2036年奧運主辦城市遴選手冊。作者供图

大導演 童心闖未來

方寸不亂

AI（人工智能）橫空出世，改變着人類的生活秩序，正如許鞍華導演所說，「現在不真實的世界，就是今天真實的世界」；同樣，AI衝擊傳統電影製作，大量真人拍攝項目被叫停；從業員生計受到影響，荷里活影視工作者，因驚恐失去飯碗而走上街頭。

從香港電影黃金時代走過來的觀眾，翻開上世紀香港新浪潮等經典電影，《似水流年》的大時代鄉土情懷，《女人四十》生活壓力背後的人性美好，樸實雋永的電影，至今仍餘韻不絕。如今，AI技術進入了影視鏈，電影將會面臨一個什麼局面呢？資深傳媒人與香港兩位金像導演嚴浩和許鞍華對談，探討影視製作面對AI，是「抗拒」，還是「擁抱」？

AI生成影片，可能性無限大，好像在酒樓拍一堆人，可以放入電影中的「國宴」場景內；甚至演員只在室內拍攝動作和表情，也可放入不同場景甚至戰火畫面。因此，借助AI技術，傳統大公司的大製作，可以節省支出，包括外景、臨時演員、搭景、道具、打燈……能讓很多不可能變成可能。

嚴浩導演正在籌拍大製作《東江縱隊》，千軍萬馬的場面製作不菲，3年前投資預算是1.2億元，計劃由AI技術配合，成本明顯降低，更加符合市場經濟，這對電影人來說絕對是好事。面對AI工業革命，作為第一個用AI協助拍攝有血有肉戰爭故事片的導演，既驚恐又興奮。

AI減低了電影製作的入場門檻，讓更多新人或小投資者可以製作電影，最近賣座的電影如《給阿嬤的情書》等，都不是大投資，沒有大明星擔綱，卻有翻倍可觀的收益。以前電影製作資本投入，大比例都落在明星身上，日後大明星的叫價力可能有減，許鞍華導演以她一貫的幽默：「佢哋都有今日嘞！」

兩位導演分別在香港及國際電影展捧獎無數，是名副其實的電影「獎門人」，許鞍華是獲威尼斯電影節及亞洲電影節授予「終身成就獎」的全球首位華女導演；嚴浩則是唯一一位在全球A級國際節上兩次（東京、柏林）獲得最佳導演殊榮的香港導演，他們身經百戰，成就卓越，但仍抱着童心闖未來，對AI充滿好奇和憧憬。許鞍華說，沒有人能阻擋科技的進步，未來影視都要重新大洗牌，她寄語電影人需強化自己的創意和創造力，擁抱AI技術，就不會被時代洪流拋棄。



●嚴浩與許鞍華（左）在資深傳媒人座談會上。作者供图

晚秋的紐扣

大地遊走

晚秋，風把田野吹成一件舊衣裳。稻子歸了倉，棉花正摘着，連田埂上的狗尾草也枯黃了腰身。我沿着城郊的小路走，忽然感到褲腳被什麼東西輕輕拽了一下。低頭看，是一枚蒼耳，黃褐色的、圓滾滾的，滿身細鉤，像一枚被歲月磨舊的盤扣，別在秋的衣服上。

我把它摘下來放在掌心。它比初秋時硬了許多，青澀早已褪盡，鉤刺變得乾脆而執拗，頂端那個小喙微微翹着。初秋的蒼耳還軟、還青，到了晚秋，風一日涼過一日，它才真正長成了扣子的模樣。不漂亮、不張揚，勝在結實，能扣住點什麼。

田野在換季。大地褪下最後一層金黃，換上灰褐的底色，蒼耳就是它隨手別上的紐扣。這枚紐扣很小，小到無人留意，但它扣住了田埂與小路之間的空隙，扣住了風與霜之間的過渡，也扣住了我。我這個路過晚秋的人，被它無聲一拽，就拽回了少年時的故鄉。

小時候最煩它。放學路上，褲腳、毛衣，甚至鞋帶，都被它黏得密密麻麻。我們叫它「黏黏球」，摘一棵扔向同桌，頭髮上、衣領上，到處都是。母親替我摘蒼耳，一邊摘一邊說：「扣子雖小，少了它，衣裳就兜不住風。」那時不懂這句話，只覺得蒼耳討厭。

長大後我漸漸明白，母親說的不是蒼耳，是紐扣。她燈下縫扣子的樣子，我至今還記得：針起針落，線繞幾圈，打個結，剪斷。一枚扣子縫好了，衣裳就完整了。蒼耳也一樣，它用滿身的鉤刺扣住行人衣褲，不為傷害，只為搭一趟順風車，把種子帶到更遠的地方去。它扎你一下，是告別，也是託付。

站在小路邊，我掌心裏那枚蒼耳還帶着一點微涼。它略我一下，掌心一疼，我不由得停住腳步。腳步一慢，母親那句話又從心底浮上來。我在心裏接了一句，別走太快，故鄉還有一枚扣子沒扣好。那些散去的童年、遠去的親人、回不去的田埂，都猶如一件舊棉襖，敞着懷，等着誰來扣上。可扣子還在，縫扣子的人卻不在身邊，只剩風一年一年地吹，把田野吹舊，把蒼耳吹黃。

把掌心這枚蒼耳小心收起，我捨不得扔。我把它放進口袋，彷彿收藏一枚晚秋의紐扣。也許來年春天，它會在地球的某個角落發芽，長成一株新的蒼耳，再結出新的扣子，扣住另一段晚秋，扣住另一個路過故鄉的人。而我口袋裏的這一枚，將替我扣住此時此地的秋，扣住風，扣住霜，扣住所有來不及說出口的想法。

驚多過喜說更新

翠袖乾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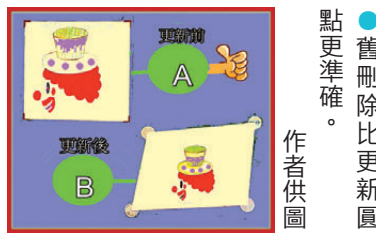
手機最近不停為用戶更新，朋友說不更新，日後許多功能就失去，那才可怕，更新後最理想的新功能，是素描一段未經發黃的舊書報雜文，按入「提取文字」那段文字即時像從新排列一樣清楚玲瓏。

可是更新後也有令人氣憤的煩惱，比如儲存朋友從App傳來的圖片，手機說已存在相簿了，但是查看相簿卻沒有，有時並未打算儲存的圖片，又會自動在「圖庫」出現，圖庫不同相簿，你不想也要不能刪除。最近更可怕，在App給朋友傳訊時未打完一個字，半秒鐘內就飛出一個廣告，硬擠進來的廣告連同圖片，只要在手機出現過，總為你納入圖庫內，日積月累，圖庫中圖片多到擁塞，刪不得，你也拿它沒辦法。

同時也有天外飛來的垃圾資訊，只給你儲存/開啟/安裝/分享，同樣無法刪除。所以更新無疑增添了一點新功能，但同時也失去一些習慣了或需要從新適應的舊功能。同時殷勤到令人意外的是，不斷彈出多段不同來源清除垃圾的警告，每

次開啟不同來源的警告，開啟後垃圾沒有清除，只會連續出現不同類型的廣告為你製造更多垃圾。氣結在又是不請自來刪除不得的廢物，總沒想到這些廣告出現多了，只會令人生厭，以後杯葛它宣傳的商品，如果收效不大，廠家真要反省了。這些垃圾清之不了，對手機的記憶系統傷害可想而知。

更新後還有令人哭笑不得的功能是，每隔三五七天，總會好心好意問你一次：「需要回覆過去刪除那一千九百張相片嗎？」那些照片明明刪去了，還回覆什麼？說手機擁塞，不就是大垃圾桶還沒清理，跟朋友說起這現象，大家都慨然有同感，只有快樂的事想回味，丟去的舊夢怎還須記，回舊就不是更新了。越幫越忙，真是好心做傻事，有時看到更新不知如何是好，擔心固有的功能會失去。



●舊刪除比更新圖。作者供圖

走進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

欣有靈犀

為籌備新一期的採訪拍攝工作，近日我與同事頻繁踏足位於筲箕灣的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。站在這座扼守維多利亞港東面水道的軍事要塞上，遙望四周的蔚藍海景，歷史的厚重感油然而生。在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的宏闊背景下回望，這座由昔日炮台與堡壘活化而成的博物館，不僅承載着香港百年的海防變遷，更在時代的浪潮中被賦予了全新的歷史使命。

作為觀摩初探這座依山而建的博物館，最震撼的體驗莫過於從頂層一路向下降秘的動線。建議大家不妨先直奔8樓堡壘的室內展廳，看完展覽後再延路下山，漫步史蹟徑。室內展廳常設展十分豐富，從早期軍事文獻到抗戰時期的珍貴文物，細緻梳理了香港在國家海防與抗戰歷史中的重要角色。在眾多展覽中，近期新推出的「青春向延安」專題展覽尤為引人注目，展覽透過還原陝西農村窯洞的互動布置並展出珍貴青年史料，讓當代觀者得以與90年前奔赴聖地的熱血青年進行一場跨時空的靈魂對話。

瀏覽完室內展廳與「青春教室」

後，登上山頂堡壘與觀景台，遠眺鯉魚門海峽的壯闊風光，隨後便可順着全長涵蓋24個史蹟點的戶外史蹟徑一路下山。這條沿山脊伸展的步道極具沉浸感：從錯落分布在山頭的深邃戰壕與碉堡，到最低點海拔2米的布倫南魚雷發射站，步入其中，館方更巧妙地配合了英軍軍官催促裝彈的歷史音頻。面對深不見底、聲氣幽微的隧道，此情此景令人不寒而慄，歷史的硝煙彷彿歷歷在目。

沿着史蹟徑漫步而下，只需15分鐘便能輕鬆下山。一路上綠樹成蔭，微風不熱，身側是斑駁的炮台遺蹟與昔日的開合橋，遠處則是波光粼粼的維港海面。走完這段由山頂到山下的探索之旅，最深切的感觸亦如周俊基館長在採訪中談到：「我們希望透過將軍事遺址改建成博物館，展出與戰爭有關的展品，令到大家可以珍惜現在這個難得的和平。」

這座見證無數風雨的博物館，正以最生動的姿態等待着每一位市民的到訪。其中「青春向延安」展覽將持續至2027年7月7日。不妨抽空前來走走，在海風與古蹟交織的步道上，讀懂香港與國家休戚與共的過去，也記住那段不容忘卻的歲月。

耳畔傳來那首歌

百家廊

戚佳佳

那天，騎着哈羅單車跟在他的哈羅單車後，他並不抬頭，也不回頭，車子勻速向前。他總是這樣，插着耳機，心無旁騖。似乎這身外的景，與他無關。路兩旁好多花交織，白的、紫的、紅的、黃的，顏色各異，姿態萬千。把原本寂寥的路襯托得活色生香，生動有趣。那些被露珠濡濕的葉片還沒有被風乾，濕濕的，卻又無比清新着，顯得更加油綠粉嫩。陽光灑上去，金燦燦耀眼。

隨着車輪的翻滾，兩隻眼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。東也是花，西也是花，前也是花，後也是花。花的周圍，摻雜着無以數計的草，能叫出名的，叫不出名的，讓人眼花繚亂，目不暇接。我騎車的速度便忽而快，忽而慢。像是被這些花花草草勾去了心，攝去了魂。

進入林間路口，是一座水泥橋，橋與林間的路一般窄，夠一輛車和靠着邊的兩人穿行。橋下是一條人工溝渠，有兩三米寬，半渠水，極淺，極清澈。離橋不遠處堆着幾塊大石頭，橫在溝渠上。秋天我打此經過時，曾經對那些石頭做過一些棧棧兩可的揣測，但最終沒得到任何求證。

這次卻見兩個女子蹲在渠中央的石頭上，一個在左，一個在右，濯洗的衣服擱在石頭上，衣袖挽至臂肘，邊說着話，邊舉起手中的棒槌，一下下落在衣服上。「啪啪」的聲音起時，伴隨着四濺的水花。附近並無人家，除了一個正在修路的工地。而那個站在她們對岸的

男子，皮膚黝黑，身形健壯，和她們有一搭，沒一搭的說着話。

渠水清清，波光粼粼，這場景讓我的大腦在那一刻有幾分停滯恍惚，碧藍的天，清淺淺的水，兩個浣衣女子，以及溝渠上層次不一的樹，探頭探腦的小草，偶爾在她們的上空「撲棱棱」扇着羽翼翩飛的燕子，還有那立在不遠不近處的電線杆，都與我兒時的某一段時光交疊重合。那女子是不是也該編着兩個麻花辮，頭髮黝黝的黑，眼睛晶晶的亮？

時光飛速向前，卻又在某一個時刻為你打開那些被封存在記憶深處的溝溝壑壑。以為忘記的，其實是缺少了一個契合的點。想着想着，內心裏的一池水禁不住輕輕波動開去，漣漪的波光把一些心事一層層地摺疊起來。水底的魚蝦、洞穴裏的蛇、黃鱔，游出游進，水裏是屬於牠們的游動的世界。

或許是騎得極慢，在通往林中的路上辨別不清的背影中，穿着黑衣的他，卻是我相向而行，且越來越近，越來越清晰。直到與我打了照面，他才停下來，隨即掉轉。

你怎麼又回來了？你可以先走。我在前面等了你一會，沒見你來。行進的路上，有人因為看不見我，而等我。心頭湧漸起暖意，如此時此季。餘下的路途中，我還是游離於他的後面，遠遠近近的，我總是能看見他不時回頭，朝我張望，當看見我，便又安心地朝前騎去。

慢慢等一株花開

琴台客聚

若干年前，我在自己的小花園裏拍了一組照片，配了一段文字發朋友圈：「品一杯歡喜之茶，讀一本歡喜之書，寫一章歡喜之文。聽聽花開，看看花落……如此，便是紅塵一日。」

彼時的「紅塵一日」是散漫的。園子裏養的花，多是自己育種，從小苗養起。日日守候，看着種子慢慢發芽，幼芽慢慢成株，最後靜靜開花。生長的過程悠悠的，充滿等待與收穫的歡喜。後來一度俗事纏身，心性也浮躁了許多，再喜歡的花，也不願自己育苗了——等不及漫長的生長過程，索性直接從花農手裏買開好的成花。搬回家，擺上幾日，花謝了便扔，再買新的。花還是那些花，心卻不是從前那顆心了。

直到最近，心靜了下來，我才重新拾起舊習慣，家裏的許多花草又從種子、小苗養起，靜待生長。蹲在花盆前，看一顆種子頂破泥土的那一小點綠，我忽然明白：這些年我買回來的，只是花；而從前守候的，才是日子。

近幾日刷視頻，發現很多人都在聊一個熱詞：「純過日子的時代。」大抵是在說，因經濟環境不景氣，多數人開始捂緊錢袋，降低不必要的消費，不再跟風追逐光鮮，不再勉強自己湊熱鬧、排排場，不再刻意製造儀式感，放平心態回歸生活本身。有人說這是「消費降級」，我卻覺得，這更像是一種「日子升級」。

中國古人的日子向來如此。聽雨、賞雪、候月、蒔花、品茗、弈棋……四季風雅，都是尋常小事，不費錢財，只靜心性，沒一件是「有用」的。譬如白居易傍晚晚見天要落雪，便寫詩問朋友：「晚來天欲雪，能飲一杯無？」雪還沒下，酒已經溫好了。李白候月，等月亮從山後升起，便「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」。趙師秀約人，半夜未至，他也不急，只是「有約不來過夜半，閒敲棋子落燈花」。陶淵明隱居山野，不求榮華，只求心安，才有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的恬淡。他辭了官，窮得揭不開鍋，還是要種菊、飲酒。

舊時那些人或許並非刻意講究風雅，而是

在兵荒馬亂的日子裏，給自己心底留一處可以安放的地方。人心裏要是沒這塊地方，大抵就只剩一副空空的皮囊了。

我們處在追求「有用」的時代，過了太久「有用」的日子。讀書要問有沒有用，交友要問有沒有用，連休息都要計算「恢復效率」。一切以「能用得上」為準繩，彷彿人生的每一天都是工具，都該為某個目標服務。

然而日子不是工具。一顆種子慢慢發芽，是「無用」的；守着一輪明月升起，是「無用」的；陪家人說些不鹹不淡的閒話，也是「無用」的。可正是這些「無用」的時刻，成了我們回首望去時，最捨不得忘掉的部分。「有用」養活的是身體，「無用」安頓的才是內心。那些「無用」的光陰，像簷下的雨、窗前的月，無聲無息，卻把歲月浸得柔軟。

從一粒種子開始養一株花吧。它開不開花、開得艷不艷，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在那段漫長的未知的等待裏，我們終於肯慢下來，守着它，也守着自己。

因為，真正的日子，本身就是「無用」的。